

地母

一部曲

天地月亮地

赵本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7.5/441+1=2

:2

2009

天地月亮地

赵本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地月亮地/赵本夫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地母三部曲)

ISBN 978-7-02-006876-0

I. 天…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145 号

责任编辑:王 干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董文权

天地月亮地

赵本夫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5 千字 开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22 插页 2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876-0 定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第 一 章

这个冬天的第一场狂风扑进草儿洼的时候，地主马坡正搂着八哥睡觉。八哥是他儿媳妇。两人折腾半夜，很累，都睡得死了。这时大门咣当一声巨响，屋子猛烈摇晃了一下，两人都惊醒了。八哥慌慌地爬起身低声说：“有人撞门！”马坡侧耳听了听，说：“是风。”就拍了拍她的屁股。八哥松一口气，正要重新躺好，忽然想到什么，又猛地坐起，急急地蹬上棉裤、披上棉袄，跳下床就往外跑。马坡说：“你别走。”八哥说：“我得走！”她怕孩子醒了会闹，更怕瞎眼老太太醒了。她必须尽快回自己屋里去。马坡伸手想拉住她，八哥已拉开门，迎着狂风消失了。马坡在空中又抓一把，却抓到一把坚硬的冷风。

这场狂风刮了三天三夜。

整个草儿洼的草房被刮得像翻毛鸡，一缕缕屋草抖抖地竖起来后飏飏地旋向空中，到处抛得七零八落。一头小毛驴被风挟裹着撒腿往荒野里跑，后腿弹得很高像要踢开身后的风，狂风却紧追不舍地蹿上去，一伸腿把小毛驴绊了个大跟头。小毛驴四蹄朝天大叫起来：“啊呱！……”

狂风把荒原整个揭开一层皮。

整个大地都在发抖。

柴知秋是黄昏时回来的。

那时风还在刮,但已经小了很多。

柴知秋一根扁担挑两个托,托上放两个小草囤子,在风中打着旋儿往前赶路,身子翘翘翘起的。他一手按住头上的帽子,一手抓紧肩上的扁担,样子有些忙乱。

这趟外出有十多天了,如果不是赶着回家给七子成亲,他还打算在外头多待些日子。平时外出一趟就是半月二十天的。赚钱有瘾。

柴知秋是做小生意的。在外头看什么赚钱就捣腾什么:粮食、瓜果、青菜、猪羊、木器、烧饼、麻花,在他眼里没有什么不能赚钱,只是利有大小。大利、薄利、微利,只要不怕吃苦,就会有钱赚。从烧饼炉上买一百个烧饼,然后沿村叫卖,一个能赚一分钱,一天卖完就能赚一块钱,很好了。

柴知秋的生意之道是不拒微利。

老话说家有黄金,不如日进分文。柴知秋信这个。柴知秋就是这样发起来的。

草儿洼的人都承认柴知秋是个能人,是个生意精。

但没人能像他这样吃苦。

其实柴知秋并不觉得太苦。他喜欢往外跑。方圆一二百里内,很多人都认识他。柴知秋穿一件长布衫,戴一顶礼帽,像个教书先生,瘦瘦高高的很惹眼。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往来于四省交界的集镇间,利用物品差价做生意。有时也串乡,那时便显得十分悠然,走在乡间土路上,看着青葱翠绿的庄稼,心情就格外好:“白蛇女在塔房自思自想,回忆起当年事叫人神伤……”

路旁锄地的女子听到了就笑,笑得哧哧的。柴知秋便把挑子放在树底下歇一会儿,和那女子说一阵话。有时也帮人锄一会儿地,教那女子说锄地得两腿分开,你看你两腿夹着不像个样子。那

女子脸就红了，说你这人说话真难听，啥两腿分开夹着的，看你不像个正经人。柴知秋抬起头，看那女子正火辣辣地盯住自己，心想她在挑逗我呢。但柴知秋不想太随便了，忙笑道妹子可不能往歪处想，我是正经教你锄地呢。说着把锄头交还她，走到路边挑起担子赶路去了。走一段路回头看，那女子仍站在地边看他。

其实柴知秋在外头有不少相好的女人，他并不想装正经，可他也不能到处拈花惹草。他明白自己是出来做生意的，必须处事谨慎。而且，他也没那么多钱。

柴知秋要挣钱买地，争取年年都买一块地。这是他的大目标。

柴知秋在外很省俭，很少下店，一般借住老百姓家的草屋、车屋、锅屋。他很容易就能和人处得好，到谁家借宿，送这家孩子两个烧饼，一家人都高兴，晚上烧面汤还会送他一碗。柴知秋见多识广，和人聊天天南地北都是稀罕事，一屋子都是笑声。

柴知秋是个随和的人。

柴知秋爱听戏，从小就爱。自己也会唱，而且有一副不错的嗓子。但他听戏一般不花钱。乡间野戏班子很多，都是有人请来搭野台，大家随意听，一聚就是上万人。柴知秋在外做生意，常会跟着戏班子走，戏班子唱到哪里，他就听到哪里，生意也就做到哪里。卖五香花生豆，一晚上能卖几十斤。

赚钱、听戏，两不误。

柴知秋在外头很快活，并不时常想家。

他唯一惦念的是儿子天易。

天易时常犯傻，又老是生病，他老是担心这孩子活不长久。这是最让他揪心的事。

柴知秋经过蓝水河边时，往罗爷那里拐一拐，这几乎已成习惯。每次从外头回来，他都要去坐一阵。罗爷不是大瓦屋家的什

么人,但在柴知秋的感觉里,罗爷却像一位真正的长辈。

罗爷几十年都在蓝水河边放羊,草儿洼有他的宅院,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与羊为伍。

罗爷喜欢清静。

天易果然在罗爷这里。天还没黑透,小家伙已脱光衣裳躺在罗爷的被窝里睡着了。他睡着的样子像小狗。

柴知秋心里就有些不痛快。

柴知秋不是对罗爷不痛快,而是对妻子不痛快。怎么不好好照料孩子呢?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风,把天易撂在这河边也放心?娘儿们!

罗爷看出柴知秋的脸色,说是我把天易带来的,天易愿意跟我玩儿,你别不高兴。

柴知秋说也不能老让你看孩子啊。

罗爷说天易娘够忙的,她不容易,你别不知足。

罗爷的嗓音很低沉,浑厚。透着某种训斥和规劝。

其实柴知秋也就是背后不痛快,并不敢当面对妻子抱怨什么。对那个大他五岁的女人,柴知秋从来都存着敬畏之心。如果说他们的家是一条船,妻子从来都是舵手,他只不过是能干的船夫。

柴知秋服她,因为草儿洼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有她能干。但柴知秋心里又存着反叛。她在家一切都说说了算,时时让他感到憋气。

柴知秋把天易揣在怀里挑着担子回到家时,天已大黑。妻子正在喂牲口,拿个拌草棍刚从屋里出来,看到柴知秋,说:“回来啦?”平平淡淡的。惯了。

柴知秋说:“把天易接过去!”话就有些冲。

妻子没有计较,她知道丈夫为什么生气。但她也不想解释什

么，当爹的心疼儿子没什么错。她知道他生气不会长久。她常常很宽容地看他发点小脾气。就拍打拍打身上的草屑，上前把天易抱过来，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你先洗把脸，我这就烧汤。”

柴知秋不在家时，通常是不烧汤的，一天就是两顿饭。草儿洼所有的人家都这样，还有冬天只做一顿饭的。谁家的粮食都非常有限，庄稼人都懂得省俭。柴知秋回家例外，汤水是一定要烧的，一是要让柴知秋烫脚，二是顺便烧点面汤好让孩子们吃点。因为柴知秋每趟回来总会给孩子们带吃的，比如一摞烧饼一个大壮馍什么的。

天易娘这边一烧火，在外头玩耍的萍儿、燕儿就发现了。晚上的炊烟在草儿洼是很稀罕的，谁家的锅屋要是傍晚冒出炊烟来，会引得许多人远远地看，那一缕缕袅袅升起的炊烟让人眼馋又让人嫉妒。就是说这家人要烧汤喝了，要吃第三顿饭了。这第三顿饭对大多数庄稼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奢侈。

萍儿十二岁，燕儿十岁，看上去却像双胞胎。萍儿因为整天背着天易，压得都不长了。傍黑风停时，两个孩子跑出去玩儿，听见有人叫：“看！天易家烧汤啦！”两个孩子抬头看见，先是一愣，立刻意识到是大大回来了，就赶紧往家跑。柴知秋回来是孩子们的节日。柴知秋正从草囤子里拖出一个圆圆的大壮馍，足有七八斤重，往案板上一丢：咣当一声。萍儿、燕儿欢叫着扑过去，柴知秋高兴得两眼眯成缝，伸手摸住菜刀说：“闪开点！当心砍着了。”萍儿、燕儿一伸舌头，忙退后一点，两眼还是死死盯住案板。她们不仅是馋，主要还是饿，就像从来没吃饱过，肚子里永远空荡荡的。但她们平日不敢说，老说饿娘会骂的。柴知秋扬起菜刀，猛使劲砍下几块，萍儿和燕儿一人抢到一块，抱起就啃。柴知秋说：“慢点！别噎住了。”

天易娘已烧好热水，给柴知秋打了半盆，说：“烫烫脚吧！”

柴知秋一边烫脚，一边看孩子们吃壮馍，心里十分熨帖。看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满足中又有些酸疼。妻子已经盛几碗面汤放在案板上，灯光下一脸倦倦的，却也透着欢乐。柴知秋的怨气早没了，说：“你也吃一块吧。”

天易娘坐在一个小木墩上，拿起壮馍掰了一块填嘴里，又放下了，说：“我不饿，留给孩子们吃吧。”

柴知秋说：“多着呢！今晚上都吃饱。吃吧吃吧。”

天易娘又拿起一小块，慢慢嚼。

其实他们家里有条件天天烧汤的，家里有钱，也没缺过粮，但天易娘不舍得。他们要省着钱买地，这是夫妻俩共同的目标。

要说挣钱，家里主要靠柴知秋；要说把钱持家，就得靠天易娘了。她的心比柴知秋狠得多，有时晚上天易饿得哇哇哭，萍儿就求娘：“给弟弟做点吃的吧，我和燕儿不吃。”她还是不动心，宁愿扯开怀让天易吃奶。天易六七岁了还在吃奶，其实她的奶水已经极少了。要说饿，她比孩子还饿，家里地里忙一天，作为长孙媳妇，整个大瓦屋家族的事也都要她操心，忙前跑后，有时饿得前心贴后背，头晕眼花，可她硬是撑着，犯晕时就扶住墙站一会儿。

草儿洼的人都说这女人硬气。说柴知秋是个会挣钱的，天易娘是个会把家的，不发起来才怪。土改时他们只有三亩地，本可以划个贫农参加分地的，可他们夫妻俩都不同意，死活要当中农。工作组说按规定不能想当中农就当中农。天易娘说俺地底下埋着银元呢过两年就买地。工作组将信将疑，就问方家远。方家远是村长。方家远说这可难说，到底是大瓦屋家的后人，说不定有些家底，地底下真有银元呢。后来柴知秋就成了下中农。

工作组的人就很奇怪，说这夫妻咋不愿当贫农呢？又分地又分浮财，明摆的便宜不捡，傻不傻？

但草儿洼的人都不奇怪，他们太了解柴知秋夫妻了。柴知秋

是大瓦屋家的长孙，而那个女人的娘家也曾是几千亩地的大户人家，虽然这两家都败落了，但他们骨子里却是不服穷的。他们的祖上都曾拥有大群骡马大片土地，现在让他们当贫农，去分别人的土地和浮财，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

村里划了十几家地主，最大的地主不过几百亩地，最小的地主只有九十几亩地。可他们毕竟是地主。

大瓦屋家的老兄弟三人中，有两个在土改时被划定为贫农，只有柴知秋的父亲那个古里古怪的柴老大定为中农。但在人们的眼里，草儿洼真正的大户人家仍然是大瓦屋家。

尽管那座象征着大瓦屋家族富有历史的真正大瓦屋早已荡然无存。

柴知秋在土改当年就买了三亩地，次年又买五亩。

草儿洼所有的庄稼人都瞪大了眼睛。

虽然这几亩地比之他们的祖上显得微不足道，但问题是他们在买地！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大瓦屋家一直是在卖地的。

你只要看着柴姑住的老石屋前后的空地就知道了。

那一片空地上堆满了一块块的大条石，那些条石都曾是大瓦屋家埋在地里的界石。在过去的岁月里，大瓦屋家每卖一块地，就扒出来几块界石，经年累月，竟摆放了很大的一片足有上千块之多！

卖地不卖界石，就像卖牲口不卖缰绳一样，这是庄稼人祖祖辈辈的规矩。

因为留着界石、留着缰绳就是留着希望。

柴知秋一家刚喝完汤，七子就来了。

七子是老二房家的儿子，和柴知秋是叔伯兄弟。大瓦屋家老

兄弟三人，都有几个儿子，小兄弟加起来十几个，是按出生顺序排列的。柴知秋是长门孙，年龄又最大，自然是个领袖的角色。老兄弟三人都老了，那个被大家尊为老祖宗的柴姑虽然活着，已经不可能再管孙子辈的事。因此这个家族有什么大事，都是和柴知秋夫妻商量。草儿洼的人称他们是大瓦屋家少当家的。

七子不知柴知秋回来，是来找大嫂商议婚事的。一进门见柴知秋坐在屋里抽烟，就笑了，说：“大哥，你啥时回来的？”

天易娘说：“你大哥刚回来，正要去找你。”随手递过一个小板凳。七子坐下了，有些局促不安的样子。

柴知秋说：“七子，都操办齐啦？”

七子没搭话，两手抱住头，似有难言之隐。

天易娘说：“有话就给你大哥说，还有啥难处？”

七子抬起头：“我想……把婚事退了。”

“胡说！”柴知秋一愣，“离成亲还有几天，你想退了，这是买小猪小羊啊！”

天易娘也觉突兀，凑过去问：“七子，出啥事啦？”

七子又把头低下，嗫嚅道：“人家说八音不正派。”

柴知秋说：“你听谁胡扯！”脑子里已闪过八音的形象。那是个好说好笑的姑娘，窈窕丰满，很讨人喜欢。

七子说：“她娘是个寡妇……”

柴知秋有些心跳，冲口而出：“寡妇怎么啦？哪个女人想做寡妇！人家不是命苦吗？越扯越远！”

天易娘也劝说道：“别听人家瞎说，你大哥给你说过，说那闺女不错，就是好说好笑的，未必就不正经。”

柴知秋说：“这事由不得你，说散就散。回去好好操持，缺啥说一声。”

七子愣坐了一会儿，没说话，起身要走。天易娘说：“七子，把

那口袋粮食扛上，婚事上要用，不够再来拿。”

七子转头看见门后已灌好一口袋粮食，有上百斤。扛起来走了，闷闷不乐的。

七子走后，两人也收拾睡了，柴知秋说：“明儿你再去劝劝，别弄出什么事来。”天易娘说：“能有啥事，有些人就爱嚼舌头。”妻子这么说，让柴知秋松一口气。柴知秋给妻子说过八音，但没说过在八音家借宿的事。

八音家在六十里外的隐山镇，靠近四省交界处。那一带集镇很多，再往远处走，还有牛头镇、周寨、曲楼、卜油坊、八王集、黄口镇，等等。一溜十八镇，四省通衢，历来过往客商就多，不少是做大生意的。柴知秋没本钱做大生意，做小生意也赚钱。

那一带民风 and 草儿洼有很大不同。草儿洼这边人就是种庄稼，土里刨食，本本分分，对买卖东西不感兴趣。四省交界处就不同了，也许是多年来受过往商家的影响，集市十分兴旺，什么都能买卖，吃的、穿的、用的，全有。比如青菜萝卜，草儿洼的人就不会卖，也不会买，家里种着呢，种什么吃什么，吃什么种什么。隐山镇就不同，庄稼人也种，吃不了就卖，不够吃就买。而且这里青菜品种繁多，你不能样样都种，集市上却样样都有，想吃就买。不像草儿洼人种萝卜就吃萝卜，一年四季天天吃萝卜，放屁都是萝卜味。再比如布匹，草儿洼人家织布，织布就是自家穿用的，从不会有人织了布去卖。但在十八镇上，卖布的很多，一些庄稼人家就不织布，自然也就不种棉花，穿衣裳都是买布做。天易娘是草儿洼第一个织布卖的女人，她不怕人说，卖布有什么呢？都是织好了，由柴知秋带出去卖。

柴知秋外出，隐山镇常是他第一个落脚点，从家里出发，大半天走到，在那里歇歇脚，打探一下行情，再往前走。八音家已成为

他固定的落脚处，那时八音的爹还活着，也是个做小生意的，在镇上卖瓜子、五香豆什么的，也批发。柴知秋有时就批发他的五香豆。八音爹是个瘸子，走路要架双拐。柴知秋和他混得熟了，有时就被邀到家去喝酒。柴知秋第一次去他家时，八音还是个黄毛小丫头。八音娘不到三十岁，模样儿俊俏，收拾得一身利落，腰里扎个碎蓝花布围裙，扎得紧紧的细细的，胸脯子就高高地凸出来。柴知秋乍一见吃一惊，心想这瘸子家里藏个美人呢。八音娘看见柴知秋也是一愣，这个瘦瘦高高却不失强壮的男人更像个教书先生，哪里就是生意人呢。两人打个招呼，都把目光躲开了，心里都有些慌乱。

看得出来，八音娘很怕瘸子。

瘸子说：“炒几个菜！”八音娘就赶紧炒菜。

瘸子说：“过来陪柴兄弟喝两盅！”八音娘就慌乱地擦擦手，紧挨瘸子坐下了。陪柴知秋喝两盅，喝得面颊通红，嘴唇发紫。瘸子还要她再喝，柴知秋忙说：“大哥，我不行了，比不得你海量。”柴知秋确实酒量不行，至多二两，平日又是没瘾的。但这会儿说这话，却有一半是为那个女人解围。他看得出她喝酒像吃药一样痛苦。

当晚，柴知秋在八音家的灶窝打个铺睡了。睡到半夜时被吵醒。是瘸子不知因为什么事在打八音娘，好像是用棍子打的，是那种湿漉漉的沉闷的声音，每打一棍都有一种入肉很深的感觉，只听到八音在拼命哭喊向爹求饶，而八音娘却是抽搐的泣叫，那压抑的声音极惨。想来她是不敢哭的。柴知秋站起身想去劝劝，又觉不妥。他不知那女人挨打因为什么事，是否和自己有关，心中就有些忐忑。那湿漉漉的棍子的声音像毒蛇一样咬人，他想那女人如何承受得了。柴知秋没打过人，更没有打过女人，一根棍子打在水豆腐一样的女人身上会是什么感觉？他突然觉得这家伙很可恶。

但他不能去。

终于没有声音了。死一样沉寂。

柴知秋再也没有入睡。天不亮他就走了。他怕看到八音娘挨打后的样子。那个女人肯定更怕别人看到她一身的伤痕。那样的场面肯定是尴尬的。

之后很长时间,柴知秋都没有去八音家。因为他发现他有些牵挂那个女人。对以前相好的女人,柴知秋都是兴之所至,从没动过情,过后便不再想。可他对瘸子家那个女人,虽没说几句话,更无肌肤之亲,却老是不能忘记。她的俊俏的模样,胆怯的神态,还有那个黑夜中发出闷响的湿漉漉的棍子不时在眼前晃动,让他烦躁不安,心神不宁。

他很想去看看她,却不敢再去,他怕自己会失态。

有一天经过隐山镇,远远看到瘸子仍坐在街口做买卖,那是他固定的摊点,一年四季都在那一个地方。柴知秋是不由自主往地那里看的,他想知道一点有关那个女人的消息,希望能在那里看到那个女人的影子。但那女人不在。

柴知秋有点失望,又在心里好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操闲心。

柴知秋正要走开,瘸子一转头看见他了,就大声喊起来:“柴兄弟!好久不见啦,你去哪儿?”

柴知秋一惊,仿佛被人看穿了心事。腿却不由自主地走过去,好像早就在等着那一声召唤。那时他并没有料到,此一去对那个女人多么重要。

七子的婚事终于如期来到。

这一天整个草儿洼都像在过节。

这一天最风光的不是七子,而是天易。

在天易的感觉里，家里老在娶新新娘。

每次娶新新娘，天易都是重要角色。

迎亲轿不能空着，要有一个童子压轿，天易是长门重孙，自然非他莫属。按规矩，童子坐轿去，回来只能坐太平车，由牛拉着骨碌骨碌往回返，前头的轿子里坐着的已是新娘子。

但天易不喜欢坐太平车，唯一的原因是坐在太平车上老是看到牛尾巴扫来扫去并且露出一只屁眼，这让他极不舒坦。于是他一路闹着要坐回轿里去，这就坏了规矩。但新娘却知道这小家伙在自己未来那个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因此便宠他，让他同坐轿里，揽在怀里，也实实在在减少了一路的惶恐和寂寞。

那时轿子里一片红的神秘。红轿帘红衣裙红盖头，连空气也染成了红色，还有从新娘身上发散的幽幽香味，使刚刚安静的天易突然兴奋起来。他在新娘怀里不安地扭动，窸窣窸窣撕扯她的衣裙，新娘哪儿被他碰痒了，也把身子扭动起来，终于忍不住哧哧地笑，同时捉住他两只手，不让他动弹。天易也不吭气，只两眼瞪着她，使劲挣动，像一匹凶恶的小狼。新娘有些撑不住了，而且有些害怕，她不知道这孩子究竟要干什么。一松劲，天易挣开黑瘦的小手，突然扯下新娘的红盖头，两只黑亮的眼睛盯住她看，像在审视什么。新娘就有些窘，这孩子的目光里有一种可怕的破坏性。新娘的盖头是不能中途揭开的，被人知道了会说这女子浪。但一直盖在头上又确实不好受，从娘家上轿到柴家落轿再到洞房花烛夜由新郎揭开，大半天加上大半夜，整个人像闷葫芦似的由人摆布，哪怕要撒尿你也得忍着，滋味实在不好受。所以新娘出嫁时一般前两天就不吃不喝，叫做饿嫁，说是为了表示离家的忧伤，其实更含着净腹的意思。盖头被揭开就犯了忌讳，没有哪个新娘敢这么做，于是又赶紧从天易手里抢过盖头重新蒙上。刚蒙好，天易又坚决地把它扯下来。如三番，新娘终于不再坚持，反正在轿子里也

没人看见，就抱过天易附他耳朵上小声说：“你不会告诉人，对不？”天易点点头，狡黠地笑了。新娘发现这个固执的孩子原来也会笑，于是也笑了，仿佛共同策划了一个阴谋。他们在一瞬间实现了某种沟通。

这一次轿上坐的是八音。

那时天易被一派红光包裹着，轿也悠悠，人也悠悠，一身感到的都是温软，就有些美得心痒，突然说：“七婶，你的奶真大！”八音忙低头，看他正直愣愣盯住自己鼓凸的胸脯子，一下羞得红了脸，说：“乱说！”就在他屁股上打了一下，并把他的头扭开去，“以后再乱说看我收拾你！”天易挣开她的手，不再说话也不再动弹，已经走神。天易常会突然间走神。但八音不知他的毛病，以为刚才的话说重了，就逗他说：“枣核样一个小人，还知道生气，往后我不理你了。”说着用手挠他胳肢窝，八音以为这是最能逗人的一招，因为她就最怕人胳肢。平时有人胳肢她，手刚伸出来还没碰到，就笑得乱躲赶紧投降。但天易不怕痒，在他胳肢窝挠了好一阵还是不动，还是痴痴地发呆。八音有点慌了，就抱紧了使劲摇他说天易你怎么啦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天易忽然梦醒一样看着八音，说：“我要撒尿。”

多年后八音因为浪被逐出这个家族时，曾忽然回忆起出嫁的路上，如果不是天易中途揭开她的红盖头，自己会浪吗？但她也就是忽然想到，而且随即就觉得好笑，自己浪不浪和孩子有什么关系呢？她并没有怨恨天易的意思。事实上在所有的婶娘中，八音一直是最疼爱天易的。

因为路程远，那天花轿到达草儿洼时，差不多已是二更天。几个轿夫早累得气喘吁吁了。

轰通轰通轰通！

三通进村炮震天响，引得许多人欢叫着跑出家门，拥向大瓦屋家，一个新娘就是一台大戏，谁也不愿意落下。又是三通炮响，花轿已停在院门前。几盏雪亮的汽灯高高悬挂在柱子上，内外一派通亮。唢呐吹得欢快激动，一阵紧似一阵，到处挤满看热闹的人。八音有点感动，也有点紧张，她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迎接她。八音刚被搀下花轿，就赢得一片喝彩声。人们暂时还无法看到她的脸蛋儿，但她袅袅婷婷如烟如雾的身姿，已足以让人确信七子娶了个一品女子了。八音从人们的欢叫中得到很大的满足。她知道自己长得好看，但任何一位好看的女子都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确认。八音被人簇拥着走向院子时又紧张起来，周围的人太多了，挤得密不透风，有后生在大声起哄，嘈杂声一浪高过一浪，她已经感到有手在她身上乱摸了。可她无法抗拒，任何一个新娘都会碰到这样的尴尬，她真怕那些毛头后生干出更粗野的事来。但这时她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不要挤都不要挤！”八音寻声转过头去，透过红盖头朦胧看到人群中一个瘦瘦高高的身影正在挥手，心里立刻暖呼呼的好像有了依靠。她知道那是柴叔。不，赶明儿我要叫他大哥哥了。她早就想叫他大哥哥了。

天易老做噩梦。老是梦见一片荒原，荒原上就他孤零零一个人。天上一个模模糊糊的光盘，分不清是日头还是月亮。自己在荒原孤独地行走，到处荒草野窠，一阵腥风刮过，草丛中闪出几条狼，正阴沉地盯住他，天易撒腿就逃，狼群在后头追赶，他跑啊跑啊却永远摆脱不了。这梦已做过很多次，每次都一模一样，每次他都吓得惊叫不止。那时母亲便紧紧搂住他，呼喊天易你醒醒天易别怕你是做噩梦哩。

天易终于醒过来，大汗淋漓，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两眼瞪着